

下面，隔着马路是村寨中心广场，广场再往下是围绕寨心，呈向心状分布的干栏式民居建筑。最南部，也是地势最低处，寨门之外是通向翁洼村的道路。糯岗老寨建在地势较为低洼的平地上，干栏式民居建筑以寨心为核心，更为集中地呈向心状有序排开，向外发散。寨心被喻为村寨的心脏，它不仅是建村寨时村落的起点与中心，同时也是万物有灵信仰的精神中心。

走进翁基和糯岗，先映入眼帘的往往是一栋栋木结构民居，青黑瓦顶质朴古拙。心细的人接着会发现屋顶上石斛等兰科植物，屋檐“一芽两叶”造型檐角。这是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架空，形成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具有防潮、通风散热、防避虫蛇之害的特点，过去用来圈养家畜或置放薪柴、农具、杂物等。从底层搭一个七八级的楼梯，通往二层。抵达二层后，有一个无房顶遮盖的空间，为晒台。晒台通常由木板搭建，面积可大可小，田地里收获的谷物和茶园里采摘的茶叶等多在此晾晒。晒台上面还会种植各种盆栽花草，尤其是人们喜爱的兰科植物和调料作物。人们在这里晒太阳、乘凉、闲聊。这使晒台成为一个衔接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开放场所。晒台旁的过渡空间，通常用来堆放粮食谷物及其他杂物，现在也经常作为饭厅或临时待客空间。由此进入室内，室内有火塘与神柱，既是一家人祖先崇拜与万物有灵信仰的中心，也是主人起居坐卧之处。

传统民居，连接着的是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居民对房屋功能产生了新要求。如何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寻找平衡，成为摆在村民和政府决策者、文物保护专家学者面前的问题。群策群力下，政府通过了专家编制的《景迈山景迈、芒景行政村村庄规划（2021-2035年）》《民居修缮导则》等法律法规。^④其中既有详细的改造工艺与材料，也有改造后更宜居的样板房可供村民借鉴。在国家和地方资金支持下，翁基和糯岗这样的传统村落秉承“修旧如旧”原则修缮改造了传统民居，保持其结构和外观基本不变。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更适应现代居住需求的调整。比如一楼的开放空间，把木头柱子底下的石基加高，地面硬化，牲畜移到村落外围集中饲养，就变成了既能停车，也能制茶、待客的空间；有的房子一层加了木头墙壁，就成了经营场所。又如增加二楼的采光，增设卫生间等。走在翁基、糯岗这样的传统村落，满目古朴老屋，繁花绿树，村民坐在屋前挑拣茶叶，年轻些的村民背着背篓，斜跨着劳动用的编织袋，骑在摩托车上奔忙。游人想逛一逛，坐一坐的话，茶室、民族服饰店、小吃店比比皆

是。多待一会的话，会遇到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敲着锣鼓，走街串巷，那是轮流值班的村民鸣锣喊寨，提醒大家注意防火安全。若想要深入了解景迈山和村落历史的话，翁基村和糯岗村都有展室，展示了村寨和老屋从过去到现在的演进与变化。

核心区其他传统村落已经发展到传统民居、更新后的传统民居和现代民居各占一定比例，互相交织的阶段。在申遗准备过程中，秉承保持遗产地社区生活与生产的真实性原则，对于这样的村落，在加强传统民居保护的同时，对于不协调的建筑大多采用微改造方式，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拆除、搬迁，也允许村民在建设用地内进行符合要求的建设，既维持了社区稳定，是对活态遗产中“活”字的阐释。

保护管理体系：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相结合

说到古茶林和传统建筑，云南不少茶山有比景迈山更大片的古茶林，传统建筑在其他地方也有保留。为什么是景迈山被选中申遗并最终成功？

国家文物局在总结景迈山成功经验时，强调“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主体、多部门参与、多方共商知情的景迈山保护管理体制”和“实现现代管理体制与传统保护机制的有机衔接、有益叠加，为景迈山古茶林的整体保护和价值延续提供相互促进、更为有效的新模式。”^⑤张丕生、陈耀华在总结景迈山遗产申报经验时，认为遗产教育与公众参与很重要：“引导包括政府机构、当地社区、老人、学校师生、宗教团体在内的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景迈山的保护管理中来。社区层面侧重于组织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开展节庆活动等。”^⑥

笔者在芒景村的几次田野调查中，除了体会到各级政府对申遗的重视和投入，也目睹了社区民间自治力量利用传统保护机制对申遗的推动作用。

苏国文老先生和以他为代表的一批长者，便是和基层政府一起，促成社区民间组织成立，推动更多村民参与申遗的社区精英。外人给了苏老师“布朗王子”的称号，但村民和我们用汉语谈起苏老先生，一般就说苏老师或者“苏老”。苏老是芒景村布朗族末代头人苏里亚之子，退休后返回家乡，著书立说，传播布朗族茶文化，同时利用自己的威望，推动景迈山古茶林的保护和申遗。在他的倡导下，芒景村于2006年恢复了祭祀茶魂树的传统。2010年，在古茶林里重建茶魂台，恢复了茶祖祭祀，每三年在此举行祭茶祖大典，景迈山上其他村寨也会参加。苏老师还和村民们共同出资，先后建成哎冷寺和收藏、展示布朗族文物和文化的帕哎冷馆，这